

文

粹

二十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頌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

長發禘祫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

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

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

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

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

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輻輳前古昭

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才

海域挹其軒冕摛紳推其軌儀夫其道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

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

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母坐卧吟諷未常暫

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

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



其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
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脩文館
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
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
章與諸人尤異當今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
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
也摠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
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
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
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
嶽之覽群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准
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
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
繫絃間發緋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
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
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
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
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
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憎歎曲池無處舊館寂
寥感知己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
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
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
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
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閑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
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
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為風俗風俗
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言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
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

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遜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誦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大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叅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帝負屨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三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躬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理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大傳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慈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摠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誠徵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傳史升公堂與之君

子多爲之撰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
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
也匪皇極不以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
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
若桔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雍而不宣其於病王猷鑿大倫圯也及
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
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症爲仁由己善善善若不及沂其心源
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
易易也昔公能脩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
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宜室恨得後
時遇亦深矣然音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
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薰一猶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
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

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

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

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

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

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授之

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

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

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其言卒

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

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敦興楚昭以善言復國

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

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

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

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

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 啓沃謨猷特所親
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
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
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
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
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
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
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 弔優禮
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實叅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
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
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
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茲諛從而閒之屢至不
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
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叅納劉
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歸罷相
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
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
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
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
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
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
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
避謗不著書唯考校盤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
初與鄭餘慶陽誠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權
古楊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獯狡向風懦夫增氣
則有制誥集二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
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
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冷而平泰階
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
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上占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

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引之在人蜚蝗音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傳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竒邪滔滔如何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深之柄參化成輔弼之勲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墳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爲淮南江西從事據管記室之任屬辭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裒才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溫潤眞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爲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爲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爲利疚不以菲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心伏非以德爵齒俠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鑒其

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憲宗皇帝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中威提法
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
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豈決於幽遐
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絜無繼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
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
璩不幸短命其嗣子憲位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戶海難
挹波濤而藉用白茅所資誠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曰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
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
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
天水姜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
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
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
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
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曾之
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
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
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
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
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
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籠不庭宿兵寤久韋丞相貫之酌人
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
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
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授中
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
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脩撰長慶四
年春勅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
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
為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辭至是上

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
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
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
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閒一夕生變人情
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群議悶然後公三言而定
戲難續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三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
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囁廊益尊感
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
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
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徭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識旦
以疾不起聞贈祿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
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
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嚴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
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
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
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
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
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
就一日習之悄然謂蕃曰翔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
曹宗元劉賓客

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翔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
前言齋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
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蕃之虔勤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紉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
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
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
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
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
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

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母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締微締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隨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朝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立機允賦神度每形墀奏罷別承天睦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肯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立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而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南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旣振犬羊遂潰疣贅披挾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而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荆門爲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乎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

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勳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洹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畎具存堂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將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拗曹叅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倅鄭刀萬里來表紹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賫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之消呼韓庶蠶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迴鶻之命五慰賢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母牙管旣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書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嗥不同世者論功較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翊舒名實藻縟文采類于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之石土之儀採公王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天子壺皇王之盛事極巨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且請代之書追漢

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
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碣軍機羽檄
凡兩帙二十卷輒畧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
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立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
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溫辭讓不及因齋
絮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
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
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
戎黠虜之爲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鷓鴣不傳之以馳騁驛驢不
授之以騫馱者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躬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且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邵公畢
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
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
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囑廟自是已降其類實繁
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
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
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
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履載康哉之臣周
宣三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
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
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干櫓非道
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
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焚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
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焚焚反虜
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屏翰
淮海我爲金湯選而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

廉三都授鉞貞師位于徐方就加六職也如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伐表立隴銘器敘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尼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摠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斤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闕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筭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二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間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成同宿_子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波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

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
今範代罕得聞庶邇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
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氓罷弊
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
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
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剪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
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
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
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辟同
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
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文粹卷第九十一



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 摠一十三首

吳興姚

鈔

纂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蜀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蜀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

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

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

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

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

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

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征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

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

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

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

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借投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

誌其間嚮三一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

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閔麥鉅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

之文簡實而粹精即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敘英華特達

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池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承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真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言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立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況奇哀伎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謀猷獻獻替過於當國派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為唐首夔龍君子然後謂派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脩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具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斲無容猥以踈愚承趙公至惠忝承聲舉之舊無忘代親胡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擅茲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曰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奏中今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子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子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子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竟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子雜詩賣於市肆也其甚者有

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子崧於平水市中
韓湖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刀口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
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
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
派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
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績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
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
開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
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
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
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
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
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
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
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
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
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邈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
不足則文義寤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
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少
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
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彌成邦教進士
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庭以
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
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
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執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外御史中
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秘書少監動爲人軌除左庶子
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

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公爲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什而復起官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音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比日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旣而御史君天沒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慟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代其歎貞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署化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君羊謀未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傳祖彌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治亂之源三閤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比皆深矣平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

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委然
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
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元
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大瀾泣澄深詭
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
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
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焉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
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賞者矣
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
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九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
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
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汪論語十卷
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
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述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容作
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
繡其鞶帨而血淚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
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
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旣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
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
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擢其中論不
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
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
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述河南鞏人其
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末州司馬公
風裁嚮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信古之
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
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

賦公雅思適麗接翰立成齊公駁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籟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拊撫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成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賚以詔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通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弟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闕闕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貴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脩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揮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楊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工不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馭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濟

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尉縣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者尚書洪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勑廉清方敦直壯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聞關隱約於河朔之閒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閑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從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既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鄉間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今為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琤璧琬琰奏於懸閒列在西序其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為夸大無譎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陞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次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閒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濇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鼓出於土鼓箏篳籥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

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顛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在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獎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脩禊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譏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貽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九枚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根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騫焉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即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于文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

山而汪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
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
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
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
下位天寶末房公瑄韋少師陟薦公充
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
夫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嗟昔君子取賢人
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
孟子軾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
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
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子序之君與子
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
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
常所切摩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
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握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
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為儒林之綱紀云若夫明是非
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劉臺碑圮
橋碑繫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
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
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摠名實樹遺風
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
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
園賦明失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摠存諸
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
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
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
川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
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
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

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嚮歟余所不者道
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
我之言之不作耳若以敘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
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
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
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
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年
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
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誥令數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
齊畧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
度不為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
可以夭壽之歎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
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
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
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
愈喪及其大讓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格奉守之如
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
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
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
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寤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
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
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杼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
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
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曰不書故風雅之指
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
文士馳騫騖鳳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
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

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
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
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
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
體愈迥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三年
舉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
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
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
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
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
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
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寔封疆之策闔戶迎吠故書
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僮闢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詎行在所公
曰柰方寸何閒行問安否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
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
不能安親既受汗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用由
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
願焉因屏居江淮閒省躬遺名誓心自絕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
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
公公曰焉有墮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
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
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脩無生法以冥寂思慮
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
賢具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
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
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
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
避亂詩序祭王端負外沈起居興宗裴負外騰文別元且詩并楊騎
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
于今所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

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
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詮主文
而諫諫則言鑿合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
妙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陽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
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死之閒杼其交情則祭蕭
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
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
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
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聽詞氣
而後觀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
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瞻而
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
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
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廢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扶問大音
不字故必混二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
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擊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
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
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
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隳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
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
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
以泣因編次為四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
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
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
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
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遠易道而修春秋數千

百年文章粲然可觀。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侈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頽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丈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頭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官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激灑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漆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坵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銛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

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
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
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生文字與隼賢交重氣旣不覈名實欽然
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
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
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
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
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
體物賈生之書道過哉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譎
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
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
夫羿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鸚爵亦要中於尋常
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
之知子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文粹卷第九十二



文粹卷第九十三 序丙摠一十七首

吳興姚 鈗 纂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權德輿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劉禹錫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元結

後序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出其中閒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排為江南鄆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



在門評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三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白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絮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黿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出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為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眾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早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言何如要恐

不為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為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音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降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寤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

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集予得元賓文於漢上
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
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閒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爲獨
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都陽忠烈主之後曾祖
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
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舉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叅
軍祕書正字河南叅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
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
寄殞嵩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焦
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叅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親故請
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叅軍僚屬多
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
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
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
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玉質
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
外皆負絕無聞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
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
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
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
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
爲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
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盧衡霍不出於
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
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
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謀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
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火業未應孝
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
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
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
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
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
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
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
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
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
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
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
赴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
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
莊周避漆園老耽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
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
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
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若歷職
皆以好酒鄉里或哈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
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
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
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
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
忍嚴君平音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
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
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
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
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

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群於人而內自得耶何乃莊叟之後餘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

三十三

周

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喜嘉米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膺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東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數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瀾河息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引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辭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晉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響琅琅然若夏雲璫而凌側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摠論合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

學論跡瀟灑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脩習中之誠而休乎
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
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
矣大曆十二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
子邵冀玄者率顛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
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
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遺
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逍遙卓詭之論猶不
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蛻之地合肝鑿之符皆備於刻金石
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
所傾歎歎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
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維學
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益至皎然
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
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
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
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
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
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陞從本教也初上人在
吳興居柯山與畫公爲侶皎然字畫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
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
門人秀峯擢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僅二千首今刪取
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誦唱別爲十
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
一道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公之如公絃孤韻暫入人耳非大
樂之音獨吳興畫公服備衆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
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帛客黃犬寄家書可
謂入作者閭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公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三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摠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閒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暉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絲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欬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墜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適句如娠始生狼子狍孫競于跳走前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綽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蠹爍蟻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澀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摠目會願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

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辨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耆老者在童齒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可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王帝用聖而恥明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樊川文集木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蓋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庶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纒屨為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閒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其棠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茲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辭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苟隨之是為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雷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諷多要寡羨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負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洋洒支立敬倚呵磨駁塚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鍾橫撞撐裂噎啞莫切韶護其砥尉嫉惡堤障初

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裁煅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
醜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
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繼秦漢魏晉
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
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
哉其謫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三則得一賢
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
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
故哥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
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許配惡與王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
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二適見交分
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
之誥其餘述喻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絲遠窮幽
膿腹魁壘筆酣興健窳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聳曹
劉之骨氣撥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緝幅道義鈎深於
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
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
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
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子既就其集寤
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
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殛故
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
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旣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
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
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
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
下以之彌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
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

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隳之運王風
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
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
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
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
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
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
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
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
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體
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子道故於賦遠游
頌肅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
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誣盧奕之
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
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

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隳之運王胤
下肩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
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
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
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
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
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
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
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
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體
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子道故於賦遠游
頌肅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
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誣盧奕之
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
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
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
纂系世德貽後昆則先秘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
氏之奧於是有錯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
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放是有琅邪谿述其叙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
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
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
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
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
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
銜涕爲叙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
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
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觀文人之爲詩
時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

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
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
所作亦爲邁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
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
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
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
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
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
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而朽君子之不
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
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
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

卷一

七

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
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言義乖離不合故秉筆
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
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
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
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皆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
斯甚矣若揚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
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
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子年所
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
周原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
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
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
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音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
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

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仗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餽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肉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愍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悻謬者何翅於此耶愚前述雖已志道其適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言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摠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地

大衍曆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溫

修養

導引圖序

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博奕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棊

柳宗元

鳥獸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鵠圖替序

張九齡

果實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節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啟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部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奮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項夏躬周魯五王一俟之遺式下集太初至子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止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辰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顯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眇眇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草朝貢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啟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二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日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諒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寤廣受詞浩茫湯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旣不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寒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惣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臨見齊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派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頽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道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道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派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

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繁之際必若然鄉音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儔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實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派淡而不戾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躬薦以配祖考蕭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

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宜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溥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摠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為後代表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

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宜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子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摠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吏員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表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舡野浦下三日遇三子號進士者以穴豁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序碁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

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苛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苛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後覘如戲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伉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內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阜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賚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觀禮若中國之執幣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大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鷹鷂圖贊序

張九齡

鳥之鷲者曰鷹鷂曰鷂鷹鷂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鷂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

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
立垂枝以屈卽是鳥也向之擬議不示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
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
登俎才非下講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
者也故君子隲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
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羨石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
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趨騰虎虎文螭之
派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騶白羲之屬也視矯首
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次女若日月之所
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皇降之精思
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
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
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書無其正歟
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
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
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閒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
丹夏熟采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
將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
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
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文粹卷第九十四



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戊

二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彙譯

大統紀序

陳鵠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幽且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韓愈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鵠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指謬而登皇極者邇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及皇

卷十一

四十一

應全

甫謚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迺修大統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謚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臣以為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主寅帝首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謚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二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九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月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

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摯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爲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爲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廼死了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爲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爲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蹟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耶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耶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撫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留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真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其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拮據馳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弟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率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准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若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眊者為謳謠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摭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

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
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
配別但過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
於漢魏按仲尼學子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牘沐作雉朝飛衛女作
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其非調與
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龍表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
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
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
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
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
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
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
劉李季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目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
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
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
和間天禍仍之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
下適為禮儀使擇其條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
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
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
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
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隳裴氏乃
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
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子孟以詩禮傳楚
而郊廟之制率正於立成鄭立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率集於小同賈
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
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
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

古安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軌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秀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鸛鳩彫卉莖莖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豈瞻見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六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於入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責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軌將垂於不朽乃詔堂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豐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辨詩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官退日吳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求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二篇指要以明之蓋引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累如珠貫渙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蘄嚮向俾敘而辨之為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所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關於彼是之境陳蜩蟬涸涸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述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雖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

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太窮乎則深根寧極寧乎欲則日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狻狙比大舜於豕虱或至大通以為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泳之日漸清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皦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櫻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坂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越之徒歟予搯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按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擐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吐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

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巨具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圓二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具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取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九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子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今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人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子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孰能證於此

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柴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
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拍
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
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
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
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引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
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
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
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
是正具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
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
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
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

卷十九

五十四

午寅頁

矣於是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
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
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老殊頓漸之同
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
頓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大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
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
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暄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
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
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
且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
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蠱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
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異爰
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
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
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未

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
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
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
和搜竒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顛顛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
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
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
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
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爲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
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

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不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
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
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
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間顛顛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
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
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
日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藩揚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
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爲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
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
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
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
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
滄海爲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即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
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備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
成文以觀以群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
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比肩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
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
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
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眈聽寂寔情靈感發投者報者
無非瓊瑤如金縷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
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真
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泊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

為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濬聯
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
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閑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
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
英華之所摠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書命相繼
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
之二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為冉
谿或曰可以深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深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
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
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谿愚谿之上買小
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
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
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
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
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漑灌又峻急多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
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
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
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
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
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
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
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
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